

高丙中 周大鸣 赵旭东 主编

Small Places, Large Issues

人类学视野译丛

小地方，大论题

—— 社会文化人类学导论

[挪威] 托马斯·许兰德·埃里克森 著

 商务印书馆

人类学视野译丛

小地方,大论题

——社会文化人类学导论

〔挪威〕托马斯·许兰德·埃里克森 著

董 薇 译

周大鸣 校

商 務 中 書 館

2008年·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小地方,大论题——社会文化人类学导论/[挪威]埃里克森著;董薇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8
(人类学视野译丛)

ISBN 978-7-100-05724-0

I. 小… II. ①埃…②董… III. ①社会人类学②文化人类学 IV. C912.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000215 号

所有权利保留。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使用。

人类学视野译丛

小地方,大论题

——社会文化人类学导论

[挪威] 托马斯·许兰德·埃里克森 著

董薇 译

周大鸣 校

商务印书馆出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邮政编码100710)

商务印书馆发行

北京民族印刷厂印刷

ISBN 978-7-100-05724-0

2008年12月第1版

开本 787×960 1/16

2008年12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张 30

印数 5 000 册

定价: 48.00 元

人类学视野译丛

总序

越来越多地走出国门的中国人需要人类学视野,越来越急迫地关怀世界议题的中国社会科学需要人类学视野。有鉴于此,我们把编译这套丛书既作为一项专业工作,也作为一项社会使命来操持。

这套丛书与商务印书馆的“汉译人类学名著丛书”是姊妹关系,都是想做基础性的学术工作。那套书主要翻译人类学大家的原创性代表作,尤其是经典的民族志;这套书定位于介绍社会文化人类学的基本知识,例如人类学的概论、多国的学术发展史、名家生平与学术的评介、人类学的分支学科或交叉学科。我们相信人类学是人文社会科学的一门基础性学科,我们这个译丛要做的是着眼于中国社会科学的发展来介绍人类学的基础性知识。若希望人类学在中国发挥基础性学科的作用,目前中国的人类学同仁还要坚持从基本工作着手。

人类学是现代人文社会科学的基础学科。这虽然在学术比较发达的国家是一个常识并已经落实在教育与科研的体制上,但是在发展中国家还是一个需要证明的观念,更不要说相应的制度设计还只是停留在少数学者的呼吁中。指出发达国家的学科设置事实也许是不够的,我们还可能需要很专业的证明。不过,我们在此只能略做申论。

因为人类学,人类才在成为一个被思考的整体的同时成为个案调查研究的总体。从来的学术都不乏对天地、天下、普遍人性的思考,但是现代学术在以世界、全人类为论域、为诉求的时候,是以国际

社会为调查对象的。现代人文社会科学的世界性是由人类学从经验研究和理论思考的两个面向的世界性所支撑的。通过一百多年的经验研究,人类学把不同种族、不同社会形态、不同文化的人群在认知上联结起来,构成一个具体多样的人文世界。人类学的整体观既指导了社区个案研究,也培育了把各种各样的小社区、大社会作为一个整体来看待的思想方法。人类学曾经借助进化论把社会发展水平差异巨大的人群表述为一个分布在一个时间序列的不同点上的整体,也借助传播论把具有相同文化要素的异地人群联结起来,后来又借助功能论、结构主义支持不同人群的普遍人性——这些特定时代的学术都是在经验上证明并在认知上型塑“人类的一体性”。在经验研究和思想方法上,“世界的世界性”、“人类的整体性”这些对于我们所处的全球化时代、我们纠结其中的地球村社会至关重要的观念,可以说是人类学的知识生产的主要贡献。正是人类学的观念和方法奠定了现当代主流社会科学的学术基础。

人类学是扎进具体的社会人群研究人类议题的学科,或者说,人类学是以具体社会作为调查对象而以抽象的人作为关怀对象的“社会”科学。这样的特点使人类学常常是关于文化的学术,这种学术在不同的情况下被称为“社会人类学”、“文化人类学”或者“社会文化人类学”。在一个社区里,政治、经济、法律、教育等等是总体事实的方方面面,当一般人类学发展到相当水平的时候,它对于专门领域的研究也相应地发达起来,人类学的分支学科如政治人类学、经济人类学、法律人类学、教育人类学、语言人类学、心理人类学、历史人类学就水到渠成。以此观之,人类学已经是浓缩在具体社区经验观察中的社会科学。相对而言,社会科学诸学科就仿佛是放大了观察范围的人类学。社会科学诸学科与人类学的知识传统相结合,人类学的分支学科又成为与这些学科的交叉学科。

人类学之所以能够作为社会科学的基础性学科,既在于人类学提供了特有的视野(看社会的视角)、胸怀(对人类的关怀)、方法(田

野作业与民族志),也在于人类学提供了不同社会、不同文化背景下政治、经济、法律、教育、语言、心理等等如何运作的标本和研究范例。

所以不难理解,一个知识共同体想要有健全的社会科学,就必须要有发达的人类学。一个国家的社会科学的发展水平与它们的人类学的发展水平是密切相关的。中国社会科学若干严重局限源自人类学的不发达。我们的学术研究往往流于泛泛之论而缺少充分的个案呈现,窒碍于社会问题本身而难以企及一般性的知识兴趣,局限于国内而缺少国际的眼光,如此等等。而人类学学科的擅长恰恰是提供好的个案研究,提供具有多学科介入价值的个案研究,并培育学者具备从个案到一般性议题的转换能力。同样还是人类学,积累了以异域社会为调查对象的知识传统,培育了以经验研究为基础的人类普遍关怀的能力。没有人类学的发展,我们的经验研究扎不进社会生活,我们的理论思考上升不到人类共同体抽象知识的层次,结果是我们的研究在实践上不实用,在学术上缺乏理论深度。

当然,中国社会科学的问题不是人类学的发展就能够解决的,人类学的欠缺更不是通过这个译丛的若干本书的阅读就能够弥补的。但是,我们还是相信,编辑这个译丛对于我们在不久的将来解决这些问题是有助益的。

人类学是学术,也是一个活色生香的知识园地,因为人类学是靠故事说话的。对于公众,人类学著作承载着对异族的兴趣、对异域的好奇心,大家意兴盎然地进入它的世界,结果会开阔视野、扩大眼界,养成与异文化打交道的价值观和能力。因此,在学术目的之外,我们也相信,这个系列的读物对一般读者养成全球化时代的处“世”之道是有用的。

高丙中

2008年4月9日

目 录

序言	1
第二版序言	3
第一章 导言:比较和背景	6
第二章 人类学简史	16
第三章 田野工作及其说明	36
第四章 社会的人	56
第五章 地方性组织	79
第六章 个人与社会	98
第七章 继嗣的亲属制度	124
第八章 婚姻和联盟	143
第九章 性别与年龄	163
第十章 社会等级制度	186
第十一章 政治和权力	206
第十二章 交换	231
第十三章 生产和科技	254
第十四章 宗教和仪式	275
第十五章 思维模式	299
第十六章 多重传统的挑战	323
第十七章 族群性	344
第十八章 身份政治学:民族主义和少数民族	362
第十九章 全球化、本土化和全球本土化	387

目 录

结语：那又怎么样？	411
参考文献	414
索引	444

序 言

vii

写 一本入门教科书的感觉就像同时用很多球玩杂耍——或者，不恰当地借用另一个比方，是试图用尽可能少的石头打到尽可能多的鸟。在对本书的不同版本所做的修改中（另一个版本已经在挪威出版），一个反复出现的强烈印象是，这是一个令人难以置信的变化多端的学科。我从有共鸣的读者和评审人那里得到了非常有益的建议和评论，但是，要把每个好的建议都进行落实恐怕已经是不可能的了，这本书从容量上说已经足够，而且在过去已经进行了一些有必要的困难抉择。

对人类学并非完全陌生的读者可能会注意到，本书主要的理论框架来自欧洲人类学特别是英国（和斯堪的纳维亚的）人类学，但是法国结构主义和美国符号人类学的影响也不可忽视。在引用非英语语言的著作时，我使用了自己所做的翻译。

我所做过的最受争议的事情很可能是，在好几个章节里，我都把“经典的”人类学研究放到了一个显眼的位置，当然我也涉及了最新的进展。这样做的主要原因只是在于它有很大的好处：为了更好地理解后来的趋势和争论，至少要了解一些经典研究的概况。

不论是在理论层次上还是在经验水平上，一般的动向都是：从比较简单的到越来越复杂的模型和社会文化环境。这本书的本意是作为一些民族志专著的陪伴读物，那些专著仍然是人类学者早期训练中不可缺少的部分，虽然教科书的概述性评论也能做到。

我写这本书的目的是为了把与社会人类学主旨以及人类学的思考方式有关的东西传授给大学生。我深信，社会和文化的比较研究

是一种与存在密切相关而且具有政治潜力的基本的智力活动。通过对不同社会的研究,我们了解到一些不仅与世界相关而且也与我们自己相关的本质上的东西。用柯尔斯顿·哈斯查普(Kirsten Hasstrup)的话来说,人类学家所做的事情就是将熟悉的事物变成异国情调的,将异国情调的事物变成熟悉的。所以,从头到尾与“西方”社会进行比较从根本上就是有问题的,即使比较的主题是美拉尼西亚人的礼物交换、马达加斯加人的仪式或努尔人的政治。事实上,整个这本书也许可以当成一系列运用了比较思想而开设的课程。

viii

本书的写作是一次充满热爱的劳动,但也是一个充满挫折感和偶尔产生绝望的劳动。因此,我诚挚地感激理查德·威尔逊(Richard Wilson)、蒂姆·英戈尔德(Tim Ingold)以及众多斯堪的纳维亚的同行和本书的挪威版本的评论家们,感谢大家的鼓励和提出的许多建议。本书的出版也得益于玛格丽特·E.肯纳(Margaret E. Kenna)的帮助性意见。也许从我的角度声称奥斯陆大学的本科学士教会了我许多人类学知识有点虚伪,但他们确实教会了我大部分我所知的人类学的教学法,所以在这方面来说,他们也是合著者。但是按照我们的社会惯例,全部文责由我一人承担。

托马斯·许兰德·埃里克森

奥斯陆

1995年夏天

第二版序言

ix

当我着手修改和更新本书时，最初的书稿已是5年前的了。尽管宣称在这期间人类学这门学科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是不正确的，但是修改和更新书稿的任务仍然比我预期的更加繁杂和困难得多。相对最容易的部分实际上是在参考最近的重要著作并进行探讨的基础上，更新全书的内容，包括非常必要的对历史人类学的解释(该版本的第二章)以及对从足球到互联网等新的研究领域的介绍。最大的挑战在于，面对越来越多元的(和流行的)使人类的完整性和多样性显得有意义的备选方案，继续为我所保卫的被标签为“经典的”社会人类学进行辩护。不论是人文学科(有时混同于“文化研究”)还是来自自然科学的方法(其中最强有力的是进化心理学，或称第二代社会生物学)都为社会人类学提出的特色问题提供了答案——例如，关于社会的性质、种族复杂性的困境，等等。在这种情况下，敌对的竞争，或将不同学科合并成一门社会文化科学的“超级学科”都不是好的选择；相反，我提倡坦率、相互尊重和有助益的对话。因此，第二版比第一版更加清楚地陈述了构成社会人类学的方法、理论和现存的主体研究为当代世界所提供的研究成果，所以，读者有望最终被以下观点说服：文化和社会的解释必须应该包含民族志的成分，而关于传统的“遥远的”社会的那些知识会极大地增强对于现代社会现象的理解，例如旅游业、种族暴力或移民。

因为本书的第一版是在以前完成的，当中出现了一些对于本学科的一般概述，也许可以说是在新千年到来之际，人们急于总结过去

和展望未来的一个结果。其中最有特点的很可能是奈杰尔·拉波特(Nigel Rapport)和乔安娜·奥佛林(Joanna Overing)的《社会文化人类学:一些主要概念》(*Social and Cultural Anthropology: The Key Concepts*, 2000),它由60篇短文组成,从“主体和能动性”(Agent and Agency)到“写作”(Writing);有一些我认为是“主要概念”的术语却并没有被包括进去,例如族群性、宗教和科技;而在另一方面,这本书包含了对一些话题的精彩评论,如“去家乡化”(Unhomely)、“存在的瞬间”(Moments of Being)以及“单一性”(Individuality)。不论是艾伦·巴纳德(Alan Barnard)和乔纳森·斯潘塞(Jonathan Spencer)合著的《社会文化人类学百科全书》(*Encyclopedia of Social and Cultural Anthropology*, 1996),还是戴维·莱文森(David Levinson)和梅尔文·恩伯(Melvin Ember)合著的厚重的《文化人类学百科全书》(*Encyclopedia of Cultural Anthropology*, 1996),都按照字母顺序覆盖了整个学科,但存在一些有趣的区别——前者是英国人写的,后者是美国人写的——而罗伯特·莱顿(Robert Layton)的《人类学理论入门》(*An Introduction to Theory in Anthropology*, 1997)和艾伦·巴纳德(Alan Barnard)的《人类学历史与理论》(*History and Theory in Anthropology*, 2000)对于该学科在20世纪的发展也作了不同的说明,他们各自优先考虑的方面当然肯定是不同的。本书与众不同的地方在于它的主要结构是主题性的;对于理论的探讨与实际的研究领域有着密切的关系——亲属制度、经济学、性别关系、政治学——都是人类学家的研究所关心的主题。本书还受到以下信念的推动:社会人类学这门行业一定会有一个辉煌的未来——不论是在知性世界还是在我们研究的世界中,那些已经发生的变化,正是导致辉煌前景的原因,而并非阻碍。

我要感谢奥斯陆大学社会人类学系的朋友和同事,他们已经和我较量了许多年;还要感谢在我的生命中最为重要的人,也就是我深

爱的卡莉(Kari)与我们的孩子:奥利·约翰(Ole Johan)和阿曼达(Amanda)。

托马斯·许兰德·埃里克森

奥斯陆

2001年春天

第一章 导言：比较和背景

人类学就是人类及其人生观。

——蒂姆·英戈尔德(Tim Ingold)

本

书邀请大家踏上一次旅程，在笔者看来，这是最值得人们做的事情之一——无疑，这也是最漫长的旅程之一。它将带领读者从湿漉漉的亚马孙雨林到冷冰冰的北极半荒原；从曼哈顿的高楼大厦到萨赫尔的泥巴棚屋；从新几内亚高地的村庄到非洲的各个城市。

从另一个角度来说，这也是一次漫长的旅程。社会文化人类学将整个人类社会作为它关心的领域，并试图理解在我们生活的不同方面相互之间存在的关联。比如说，当我们研究尼日利亚中部提夫人(Tiv)的传统经济体系时，一个不可或缺的部分是理解他们的经济是怎样与他们社会的其他方面相关联的。如果缺失这个维度，人类学家将不能理解提夫经济。如果我们不知道提夫传统上是不能买卖土地的，并且他们习惯上是不使用金钱作为一种支付手段的，那么很显然我们将不能理解：在殖民政策时期，他们是如何解释自己的处境和如何对强加给他们社会的经济交换做出反应的。

人类学力图解释世界上各种社会和文化的不同，但将各种各样的社会系统和人类关系之间的相似之处形成概念并加以理解，也是人类学事业中一个极其重要的部分。作为20世纪最顶尖的人类学家之一，克劳德·列维-斯特劳斯(Claude Lévi-Strauss)曾这么说：

“人类学将人类作为研究对象,但是与其他人文科学不同的是,人类学试图通过展现人类最多样的显著差异来把握研究目标。”(Lévi-Strauss 1983, p. 49)换句话说,人类学是关于不同的人可能会如何的学科,但它同时也力图发现:在多大程度上,我们可以说,所有的人存在某些共同点。

另一位杰出的人类学者,克利福德·格尔茨(Clifford Geertz),在一篇主要谈及人和动物的不同的文章里,表达了同样的观点:

如果我们想知道人类的全部含义,我们只能在人类是什么这一²方面有所发现:而人类是什么,首要的一点在于其多样性。我们正努力理解多样性:它的范围、种类、起源和含义——这样,我们就能构建一个关于人的本性的概念,它比统计学的影像多一些,比原始主义者的梦想少一些,既有根据又有事实。(Geertz 1973, p. 52)

尽管人类学家的兴趣非常广泛,并且不同的人类学家常常有着不同的高度专业性的兴趣,但是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关注点,就是试图理解单个社会内部的关系和不同社会之间的关系。解决这些难题有很多方法,通过各种社会文化人类学理论,当我们的这个旅程走得越远,这些问题将会越清晰。你是否有兴趣了解:为什么和在什么意义上中部非洲的阿赞德人(Azande)相信巫师、为什么在巴西比在瑞典有着更大的社会不平等、毛里求斯的居民如何避免民族暴力冲突,或者因纽特人(爱斯基摩人)的传统生活方式近年来发生了些什么变化,这些话题,有的人类学家可能已经进行了研究并写出了作品。如果你有兴趣了解宗教研究、儿童养育、政治权力、经济生活或男女关系,你可以去查阅专业的人类学文献以获得灵感和知识。

这门学科也同样关心如何解释人类生活的不同方面相互之间的关系,通常人类学家研究这些关系的起始点是对一个特定社会或被

描画的社会环境中的小地方生活的详细研究。因此你可以说人类学提出的都是大问题,同时却从一些小空间的研究中提取其最重要的洞见。

人们普遍认为,人类学传统上关注一些小规模的非工业社会,相比其他研究文化和社会的学科而言,这是人类学研究的一个显著特色。但是,因为世界和学科本身的变化,这已不再是一个准确的描述。实际上,任何一个社会系统都能从人类学角度进行研究,不论是从经验上还是从选题上,当代人类学研究都展示了一个广阔的研究空间。

学科的轮廓

那么,什么是人类学?让我们从这个概念的词源开始。它由两个希腊单词构成:“anthropos”和“logos”,可以分别译成“人”和“理性”。所以,人类学(anthropology)意味着“人类的理性”或“人类的知识”。这样,社会人类学就是有关人类社会的知识。当然,这样一个定义在描述人类学的同时也覆盖了其他社会科学,但是作为理解的起点仍然是有用的。

- 3 “文化”(culture)这个词也是本学科极其重要的一个词语,来自拉丁语“colere”,意思是耕作(殖民地“colony”一词也是这个来源)。文化人类学于是意味着“从事耕作的人类的知识”,也就是人类特性中那些非天然性方面的知识和与获得性有关的知识。

“文化”被认为是英语中最复杂的两三个单词之一(Williams 1981, p. 87)。在1950年代早期,克莱德·克拉克洪(Clyde Kluckhohn)和艾尔弗雷德·克罗伯(Alfred Kroeber)(Kluckhohn and Kroeber 1952)呈现了161种文化的不同定义,在此,要顾及这些定义的大部分是不可能的;而幸运的是——其中不少定义非常近似。因此,为了对文化进行初步的概念化,让我们把它定义为作为社会成

员的行为人所习得的那些技能、观念和形式。这个定义,受惠于格尔茨和维多利亚时代的人类学家爱德华·泰勒(Edward Tylor)(尽管前者更强调意义而不是行为),是目前人类学家最普遍认同的。

尽管如此,文化这个词仍然从根本上带着模棱两可的意思。一方面,每个人都同样地被教化;在这个意义上文化指人类的基本相似点。另一方面,人们获得了不同的技能、观念等等,由此,因为文化人们是不同的。换句话说,文化既涉及人们的基本相似点,又包括人们之间的系统性差异。

如果这听起来有一点复杂,更多的复杂性已经必然地包括在其中。说实话,在20世纪的最后20年里,文化这个概念在大西洋两岸的人类学界被深刻地质疑。格尔茨定义的影响深远的文化概念,在一系列写于1960年代和1970年代的博学而高雅的文章中被精心建构着(Geertz 1973,1983),他把文化描绘为一个综合的整体,就像一个所有切片都在手边的完整拼图,同时他也把文化描绘成是一个被一群人广泛分享的意义体系。文化由此呈现为整合的、在群体中共享的和边界分明的。但是群体内部的多样性是什么,相邻群体的类似之处或彼此联系是什么——以及,比方说,是什么造成了受科技和经济驱动的全球化进程(参见第十九章),而这又使得世界上的每一处角落都发生了不同程度的变化:受到世界杯足球赛的影响、知道了工资维生的生活方式和了解到人权这个概念?可以确定地说,一个国家或地方的文化既没有被所有或绝大多数居民所分享,也没有其明确的界限——我自己曾以我的祖国挪威为例探究过这个谜题,而挪威通常被认为是一个“文化均一的”国家(Eriksen 1993b)。一些人开始批判最有势力的文化概念所暗示出的过度整洁的图像,这些文化概念蕴涵在多种观点中,其中一些将会在后面的章节里谈到。一些人提出其他一些对文化进行概念化的方法(比如,无限的“文化流”或“话语场”,或“知识传统”),甚至还有一些人想要整个剔除这个概念(其中的一些辩论,参见 Clifford and Marcus 1986; Ort-